

斯坦福大学汉学讲座教授艾朗诺：

## 李清照在复杂的处境中享有声名

高耀



艾朗诺教授的长期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，对宋代诗学、宋代士大夫文化与宋代艺术史尤为关注。已经出版并引进国内的相关专著包括《欧阳修的文学作品》《苏轼的言、象、行》《美的焦虑：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》等。《才女之累：李清照及其接受史》是又一部着眼宋代文学的作品，英文原著于2013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，封面所用李清照画像由中国美术史学家高居翰推荐。与大多数呈现女词人婉约、柔弱的画像不同，这幅画像中的李清照显得独立而有想法，最符合艾朗诺对她的理解。此书中文版经上海古籍出版社引进，于今年3月出版，其中诸多新颖观点颇受学界关注。近日，艾朗诺教授接受本刊采访，并就若干商榷意见给出回应。

地妄议当代词家呢？

我以为这是个很突出的例子。如果是男性作家，也许写不出这类批评。我并不是要强调女性作家有着与男性多么判然有别的思考，而是，对于词这种文体的评价，必须是有个站在外面的人，以旁观者的眼光，才会这样写。男性文人都是“圈内人”，大家都“身在此山中”，而李清照是“圈外人”，所以才有那么大胆和特殊的批评视角。这也反映出，尽管她努力地想要厕身士林，也尽管易安词备受瞩目，但其实她还是在“文坛之外”的，精英文人并未因为她的创作才华而接受她的创作者身份。

**文汇报：**中文书名《才女之累》的“累(léi)”，是取“累赘”之意。请您简单谈谈，书中试图揭示的是怎样的“累赘”？

**艾朗诺：**中文名的翻译其实经历了一个反复考虑的过程，我和编辑、译者以及其他朋友有过很多讨论。**Burden**直译成中文的话，更直接的可能是“负担”，但是如果书名是《才女的负担》，并不能完全表达我在书里对李清照的认识，所以觉得第二声的累是最恰当。才女的累赘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

不管男性还是女性，有才华总是好事，但在李清照生活的年代，两性之间非常不平等，女性如果很有才华，反而会招致很多麻烦。女子为文在当时是令人非议的事。李清照的作品是在她生前就获得了不错反响的，喜爱她词作的男性文人对她的评价往往很有趣——喜爱，却又不能轻易接受，无法忽视她的性别。

他们在评定她词作的才华时，总是不免要强调一下：可惜是个女子啊！李清照在经历了再嫁、离异的风波之后，名节方面的问题便成了她的又一层累赘。于是，评论者又会忍不住再强调这一点：可惜她名节有欠缺啊！比如宋代王灼的笔记就很典型，既赞许她“才力华赡，逼近前辈”，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”“若本朝妇人，当推词采第一”，又评价她“晚节流荡

**文汇报：**有关宋代文人的研究，您曾有几本专著面世，重点关注欧阳修、苏轼等士大夫。最近翻译成中文引进中国的《才女之累》是一本围绕宋代女性词人李清照的专著，能否简单介绍一下，您在其中落笔的重点？

**艾朗诺：**李清照是我个人很感兴趣的宋代女性词人。中国历代也有其他一些女子得“才女”之名，颇享有声望，但是，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，如果要问有几位女性能算大家，我想只有李清照吧。李清照是唯一一位作品获得经典地位的女性文人，能够和历代的陶渊明、杜甫、李白、白居易、苏轼等同列于文学史，这一点是很特别的。当然这并不奇怪，中国古代文学当然是男性为主导，所以李清照显得尤为特别。在这本研究李清照的《才女之累》中，我关注的重点，一方面是她和她的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，另一方面是李清照过世以后，关于她的接受史的问题。

接受史的问题是我思考到后来的有趣发现。我仔细想过，中国古代文学史只让一位女性成为大家，而她进入文学史的作品竟然都是在表达对丈夫的爱情？这两者如此高度统一，不禁让我产生怀疑，逐步意识到，传统的对于李清照的了解恐怕是有问题的，对她作品的解读恐怕也是有问题的。

在中文世界，李清照无疑是一位被反复研究的对象。后世文人对于李清照的思考和研究是非常有趣的，经常在变。比如她在赵明诚去世后嫁

给张汝舟这件事，后世有一个曲折的认识和“接受”过程。人们一度无法接受这种“有失节操”的再嫁行为，甚至还引发一场否认再嫁、为才女雪耻辩诬的学术运动。由此可见，后世对待李清照，有着很矛盾的态度，一方面承认她的文学才华，欣赏她的作品。另一方面，要把这样一位女子纳入传统文人的圈子，要承认她的文学地位，就要渐渐将她的形象重塑为合乎传统的形象。

简单地梳理一下我的想法：易安词很受人喜爱；但是，男性文人又觉得，一位女性那么有才华，是不大能接受的；但是，如果把她的作品都理解为是在抒发对丈夫的情感，那么关系就理顺了，就可以接受了。这就是男性的视角。

于是，喜爱她词作的后世文人不断强化他们理想中的李清照形象，到了明清时期，一般人所认为的李清照的形象，基本上就是一个深爱并思念着丈夫赵明诚、富有才华又忠贞不渝的女性形象。然而，这恐怕和真实的李清照有很大不同。

**文汇报：**《才女之累》的“导论”中有一段话，大意为：建国以来中文学界对于李清照的研究充满热情，相关研究成果浩如烟海，数量惊人，但大量研究是重复多余的。您又说：本书的一项任务是“将数世纪以来外加与她的累赘层层剥离，看看一旦摆脱附会之言后，我们可以如何评说她”。如此看来，廓清李清照身上的迷雾，似乎可以被视为您的写作动机。那么，根据您的研究，

李清照是怎样的形象？

**艾朗诺：**也许是因为女性诗人、词人在古代文学史上非常少见，所以像李清照这样富有才华的，自然会一直吸引大家研究的兴趣。很多人欣赏她的诗词，而且能感觉到，她写的诗词和一般男性作者的作品相比，别具风格，这更加引起研究者的兴趣。所以，研究李清照的学术成果确实非常多，但往往落入窠臼，大量观点重复。

李清照并不是明清学者和文学评论者笔下的那个脆弱、孤单、寂寞、成天思念丈夫的女性形象。她的个性颇为争强好胜，这一点可以找到很多证据。她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——《金石录后序》。金石研究是她丈夫赵明诚的爱好和学问所在，夫妻两人在这项爱好上花费了大量金钱和精力。李清照写《金石录后序》时，赵明诚已经过世了。文章并不是写金石研究本身，而是将夫妻之间三十多年的婚姻往事娓娓道来。一位妻子描述自己和丈夫的私人生活，写得非常动人，这样的文章在唐宋时期找不到类似的，因此非常特殊。

文章的其中一段很好玩，写的是李清照怀念他们刚刚结婚时的愉快生活。夫妻二人都是读书人，常常到市场上买书，买古董、字画，一起赏鉴。还谈到两人相互比试：“余性偶强记，每饭罢，坐归来堂烹茶，指堆积书史，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，以中否角胜负，为饮茶先后。中即举杯大笑，至茶倾覆怀中，反不得饮而起。”

这很有趣，她只形容自己

赢，不描述赵明诚赢了是什么样子，仿佛这个游戏一直是她赢得多。另外，我还揣摩过的是，猜中以后，高兴是高兴，可为何要“大笑”呢？有那么高兴吗？赵明诚曾是国子监太学生，也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，而那个年代的学问评价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记忆书卷中的内容。李清照比丈夫还熟悉书里的内容，这大概很令她得意，故而开怀大笑吧。

所以，就我自己对李清照的认识，她是很有性格的作家，有非常强烈的要与男性文人一争高下的竞争意识。

**文汇报：**要了解李清照的身世，她的词作已被证明很难依凭，那么只能依据词作以外的创作。有三篇作品特别重要，即前述《金石录后序》以及另两篇——《投翰林学士綦密礼启》和《词论》，您在书中也都予以了精密的分析。请您谈谈这几篇文章的关键点所在？

**艾朗诺：**我想以《词论》为例来谈。李清照在《词论》中逐个点评了北宋一些重要的词人，甚至不乏批评之辞。这就很能反映李清照的性格特点。我们要注意，她并不是笼统地评论当时以男性为主的词人群体，而是从平仄、韵律、风格等方面，对那些最有名望、广受好评的词家，如欧阳修、苏东坡、秦观、晏殊等，都有批评。同时代还有谁会这样批评士人的词作呢？他们的文章因为政治观点被批评，这是有的，但是词作被评价写得不好，真是很罕见。文章甫一出来，很多文人就大为反感：这样一位女性怎么敢如此大胆

(下转8版) ➡